特工系列
SHI GONG XI LIE
TE GONG





十大红色特工

叶健君 李万青 ○著

话潜伏，龙潭三杰中统传情报
道沧桑，神秘卫士敌营起风云

珠海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从特殊战争中诞生的将军——李克农 1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 33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 55
能抵十万雄兵的高级间谍——熊向晖 67
神秘的革命卫士——潘汉年 98
“红色牧师”——董健吾 134
戴笠身边的“红中共谍”——张露萍 160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 178
中共第一位党外特工——鲍君甫 196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 218
后记..... 252

从特殊战争中诞生的将军——李克农

“将军”这个称号，是十分耀眼的。通常，它都属于那些在战场卜叱咤风云、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战神。它是用血打江山、保江山的荣誉，甚至是无数英雄可望不可即的殊荣。为新中国的建立，多少壮十豪杰呕心沥血，流血牺牲，但在 1955 年从毛泽东手中接受将军授勋的又有几人？这有案可查，大将次人，上将也仅 57 人！翻开这些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历史，人们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硝烟，听到的是枪炮隆隆的战马嘶鸣，看到的是烈火和鲜血。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在戴上金灿灿的上将军衔的 57 名将军中，就有一名从来没有在前线战场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就是李克农。

毛泽东主席不仅亲自授予李克农上将军衔，而且还将代表中国武官最高荣誉的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军勋章授予了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李克农是中共八大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而且可以列席党的最高层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去世后，周恩来亲自主祭，陈云、邓小平等一批高级党政军领导人陪祭，罗瑞卿大将致悼词，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号院正中大殿的正面。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去世后，三人骨灰栩邻相依。

对一个从来没有带兵打仗的上将，人们已经难免奇怪，令人更不解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战火纷飞中名不见经传、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下站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他，何以又是义官又是武将又能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这是个神秘人物。他的秘密义在哪里呢？还是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一语道破天机：“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足共产党的特务。”

原来，李克农上将来自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徐恩曾一直蒙在鼓里：他送给陈立夫、蒋介石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1929 年 11 月上旬的一天，李克农，早早就把晚饭吃了。因为今天陈赓叫他去一趟，说有要紧事。李克农知道，陈赓是中央特科的科长，当时化名土庸，直属中央特委周恩来领导，原来，在这个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胡底介绍，李克农认识了钱壮飞。当时，钱壮飞正着手打人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得知李克农长期做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加之在接触中，觉得李兜农言语谨慎周到，思维敏捷，觉得他很适合干“特务”。就对李克农说，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大为了迎合蒋介石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并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积极筹划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闫性的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关(即 CC)。现在正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名义招聘广播新闻的“编辑”，扩大特务组织。“你可以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这个主意对李克农太有吸引力了。由“梁山好汉”一摇变成“孙悟空”，钻进敌人肚子里去捣海翻江，这才对得起而立之年对事业的追求，这才能给国民党的叛变以重重的打击，这才能对共产党作出更大的贡献。李克农激动而不失稳重，他立即通过沪中区委向中央请示。

李克农猜测，今晚陈赓找他一定与此事有关。

李克农没有猜错。陈赓通知他说，中央完令同意钱壮飞的推荐和他本人的要求，批准他离开区委工作，打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内部的工作。陈赓最后说：“从今大起，你就认真准备考试，并训练特科技术。考试成绩良好，就在敌人那里站住脚。周恩来同志还特别指示说，要把敌人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所用。”

从这一天起，李克农还真下了工夫。他一面买书，学习有关当编辑记者的文化知识和广播、通讯方面的技术，一面按中央特科要求，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学习破译敌人密码的技术，学会用隐显墨水书写信函，学会在自己被捕后打开镣铐的办法，学习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敌人的汽车，他还租船到海上去练习和检验自己的枪法。

20多天过去了，李克农已是文武双全。1929年12月，他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党CC特务组织办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他大大方方地从正门进入了敌人的情报心脏，开始了他在国民党特务堆里的“特务”生涯。

李克农知道，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机密情报，就必须占据管理局的重要岗位；而要占据重要岗位，就得从取得管理局的老板徐恩曾的信赖人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恩曾发现李克农办事勤快，善解人意，而且样样事情拿得起，放得下，庆幸自己觅得了一员干将，很快就提升李克农为特务股股长。股长的官员虽然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是个获取情报的最佳位置。

徐恩曾此时觉得，经过一年的筹备发展，他的情报组织已经初具规模。他常向陈立夫等人夸耀自己手下已有三员大将，一个是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个是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一个就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股长李克农。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三个得力干将竟全部都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自豪的特务网竟是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的；他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要长期在国民党特务组织里与狼共舞，要长期保持陈立夫、徐恩曾对自己的信任、重用，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除了不断地向上海、南京以外扩张，建立一套特务组织（名义上应付国民党，实际上为我党服务），获取特务组织创建人的资本外，还需在情报工作上也做出“成绩”。对于奉命调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李克农便写出详细报告报上去，徐恩曾常咧着大嘴称赞他：“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凡属于有关我党的活动，李克农总是拖延到事后再报，让敌人扑空，或者夸大其词，不着边际，比如说共产党某日在某处大游行，有多少万人参加等等，或者根据陈赓的指示，向徐恩曾瞎编一些假情报。徐恩曾对李克农送去的情报，不论真假，几乎从不怀疑，签个字，一律照转出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民党特务也并不都是吃干饭的。他们也明显地感觉到共产党在上海活动频繁。因为他们多次重要的搜捕都扑了空，好不容易搞到几个共产党的变节分子，没几天就被共产党的“打狗队”（中央特科第三科红队）敲了“沙罐”。诸如此类的事情，使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国民党内部有共产党的间谍。但他在何方何处？无法确定。对敌人的犹豫怀疑，李克农和钱壮飞洞若观火，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设计了一个贼杀贼的计谋，让敌人用自己的手干掉对共产党威胁甚大的一个警察局侦缉队长。

除了做情报工作之外，李克农还利用自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殊身份，做了许多护送我党干部的工作。那时蒋介石刚叛变革命不久，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上海的情况相对好一点。因为这里工人多，党的支持力量大，加，卜这里租界地区大，华洋杂处，政出多门，人口复杂，不查户口，住房易找，所以党的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议在这里，其中党的中央机关就设在法租界里面。党中央有时要派人到根据地去；有时要派人与地方党的组织联系，有时还要召开会议，人员往来安全是个大问题。由于蒋介石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反动政策，我党领导人的出入，特别是从上海到南京的往来也是十分危险的。党把这个护送任务交给’厂李克农。每当我党有重要干部往南京去的时候，总是南他护送。有一次刘伯承同志从卜海去南京，就是中央负责同志当面交代李克农护送的。李克农神通广大，身卜有多种证件可以打掩护，保证安全。他护送干部出入时，总是乘当时最好的车，派头十足，，一般情况下用编辑、记者身份即可，遇上不买账的军卡，掏出 CC 特务组织的证件，便镇得搜查的官兵立正敬礼不迭。有时他直接打着徐恩曾的牌子采办货物，谁都不敢止视车里面坐着什么其他人，小车后尾箱里放着什么东西。所以，李克农从来没有出过岔子。此外，L 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业务范围很大，李克农除了担任广播新闻编辑外，还以特务股长的身份管理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的登记和考试。每次考试，凡是我党有名单送来的，李克农都加以录取，使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共产党员队伍不断扩大。

就是这样，李克农及其领导的三人党小组，在敌人致命的要害地方，夺取了一块极重要的阵地，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付给他们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然而，就在李克农的特别小组立稳根基，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一个难以料到的灾难性事故发生。

顾顺章叛变后，李克农沉着应对，化险为夷。邓颖超后来说：“李克农救了周恩来和我的命”

1931 年 4 月 25 日，是个星期六。这天夜晚，李克农正在一个秘密据点里休息。一家地处闹市的狭窄马路旁边的不起眼的简陋旅馆。刚睡下一会儿，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警觉地听了听，符合接头暗号，便一跃起身，迅速把门打开。，一个年轻人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急得直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这个年轻人，李克农是很熟悉的，他是钱壮飞的女婿，名字叫刘杞夫。钱壮飞把他安排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办的正元实业社作杂务跑腿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担当钱壮飞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络员。他经常将钱壮飞获悉的情报交给李克农，再由李克农转交陈赓。李克农见深更半夜钱壮飞派女婿来，又跑得这么急，知道一定有要紧的事情。李克农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刘杞夫一时静下不来，只是摇头。李克农一面劝慰他说：“别急，别急，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一面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缓和下来。刘杞夫这才把钱壮飞的密信拿出来。李克农阅信，犹如五雷轰顶。密信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队捕获并叛变，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密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处，还要亲自带领 CC 特务，将中共机关和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以作为向蒋介石投降的见面礼！

顾是中央特科的原高层负责人，知道党中央、江苏省委和中央特科太多太多的秘密，包括当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和李克农的真实身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的领导人危在旦夕，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

必须立即向组织汇报！不巧的是，这天是星期六，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

从来办事都镇定自如不慌不忙、还带着几分幽默的李克农，这时也觉得浑身发热。虽然还只是4月的夜晚，李克农的汗却不断地从汗毛孔和发根渗出来，并汇合成大滴，顺着脸颊向下流。既然坐着难受，他就点燃了香烟，站起来，在屋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转，让冲动在转圈中消耗，让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让头脑冷静下来。转了几圈他终于让头脑又灵活地运转起来了，“有了！找不到中央特科和陈赓，就找江苏省委，他们也由陈赓联络。找到了江苏省委，就能找到陈赓。”

想到这，李克农抓起一件罩衣披上，什么也来不及多说就出门了。刘杞夫怔在屋里，一时还没回过神来。半夜两三点钟，李克农赶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并通过他们找到了陈赓，又和陈赓一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报告。周恩来马不停蹄，立刻召集了中央有关领导，布置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在短短的一天两夜时间里，叛徒顾顺章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被掐断，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被改换，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撤出，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地下交通也全部转移。

4月27日，星期一，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送到南京。听说提了个共产党的特科人员，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顾顺章在这里倾箩倒筐，把知道的有关共产党的秘密全部招供。为了改变自己叛徒这个软骨头、被人瞧不起的印象，他还要干点事情作为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他主动提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我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接到命令，知道事情的由来时，着实吓出了一身臭汗，在震惊之余，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

4月28日（星期二）一大早，特务们在上海的大搜捕便开始了。当敌人赶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的住处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当敌人赶到中央特科四科的电台中心时，发现人员、文件早已无影无踪，只有天线

在悠悠晃动；敌人还分两小队包抄周恩来的住址和中共中央机关，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气得目瞪口呆，顾顺章也像木头人一般戳在那里。

“肯定刚刚才走。”陈立夫跺着脚叫道，他转身问跟随的特务们，“刚才见到什么人了？”

“有一个大家门户的女人在附近走过。”

“我们进来前，在拐角处碰到一个老头。”几个特务答道。

原来，特务们碰见的“女人”和“老头”正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面目俊秀，个头不高，气质高雅，加上他化装术又好，化什么像什么，敌人与他擦肩而过却不曾认出来。陈赓化装成老头也是惟妙惟肖。陈立夫一听，骂道：“蠢货，还不快追！”待特务们追出来，哪里还见他们的踪影？事后，陈立夫常常不甘心地哀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其实他错了，五分钟只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从他委任徐恩曾建立 CC 特务组织开始的第一分钟就注定了这种结局。

蒋介石这时正在南京乐滋滋地坐等喜讯，结果却是个多彩的肥皂泡，飞了，破了。他恨恨地骂了声：娘希匹！

再说李克农找到江苏省委和陈赓、周恩来，把紧急情况汇报以后，回到住处，紧绷的神经开始缓和下来。这时刘杞夫悄悄走过来，对他说：“我的事办完了，那我就回南京了。”李克农抬眼望望忠厚老实的刘杞夫，发现他还在这里等着他。他想跟他说什么，但心里矛盾极了。让他回去吧，明摆着是危险的。他岳父是共产党的“间谍”，坏了 CC 特务们的大事，国民党岂肯轻饶他？对于钱壮飞本人，李克农并不十分担心，他是经验丰富的老特工了，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判断，采取果断措施的。但是，他能保证女婿刘杞夫的安全吗？如果不让他回南京，李克农也无法说出口，更无法真正把刘杞夫留住。因为当时刘杞大的妻子钱椒椒还在南京，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况且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感情甚深，刘杞夫怎能忍心让钱椒椒一个人去承受那无法预测和估量的危险？从来办事果断的李克农，这时却迟疑了，流露出难下决心的表情。刘杞夫似乎猜出了李克农的心思，说：“我一定要回南京

的。即便是死，我也要问心无愧，心里坦然。如果我现在跑了，丢下椒椒，即便是活着，活到1。。岁也要自责不止的。”李克农只得紧紧地握着刘杞夫的手，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多留点心。遇事一定要英勇沉着。"然后为他打开门，目送他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此后李克农一直为这对小夫妻担心，到处打听他们究竟怎样了。直到这年年底，李克农才听说，刘杞夫一回南京，就立即收拾行装，拉着钱椒椒去找我党在南京的交通站，那是中央特科一科和四科专门为转送我党的干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购置保管武器。

李克农前往洛川会晤张学良。临行时，毛泽东拍拍李克农的肩说：克农呀，这出戏得劳你老人家唱到底。

193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主要任务是争取东北军抗日。

李克农莅任新职，便积极行动。他一方面派遣共产党员刘澜波、栗又文、苗渤然等人潜入东北军，分别在骑兵军和“剿总”秘书处当秘书，了解情况宣传抗日，另一方面则注重做东北军被俘官兵的工作，并力图打开一条与张学良直接通话的渠道。

恰在这时，红军在军事上取得重要战果。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歼灭东北军3个师俘虏了大批东北军官兵。李克农认为这是个开展工作的极好机会。这一天，他与联络局的几位同志来到红军驻地的土坪上，对被俘的东北军士兵进行了简短的抗日爱国教育，然后宣布，去留自由，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三块大洋。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抗日救国真心一下子变得有口皆碑，这些士兵走到哪儿，就传播到哪儿。

剩下的120名军官，被送到了瓦窑堡，由李克农在这里开办了一期“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的第，一天，这些刚被解放的东北军军官被带到了一个四合院里。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耷拉着胸袋，设想着一个个可怕的结局：训斥、惩罚、枪毙。会场一片沉默。这时，突然响起了浓烈的乡音，十来个小红军战士唱着东北调的歌缓缓走出，那是一支充满亲情和召

唤力的歌——《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官们慢慢地抬起头来，环顾左右，这才发觉自己置身于一片牵情动怀的标语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此情此景，让他们想起自己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往事。整整五年了！五年来，他们和少帅一起背着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黑锅，在国民党军中被视为杂牌军处处受排挤，又被调到贫瘠荒凉的陕北来打红军，给人家当炮灰。想着，听着，看着，他们的心灵开始颤抖，委屈、心酸一齐涌上来，伴随着感动，终于，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眼泪夺眶而出，甚至痛哭失声。

李克农默不作声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一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纵情大哭一场，使他们多年来麻木的心苏醒过来。

接着，李克农清来毛泽东、邓颖超、博古、彭德怀等领导同志讲课，因为这些人在东北军官心目中有分量、有地位。当毛泽东用浓厚的湘潭口音讲到“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的时候，其真诚、亲切和宽厚溢于言表，课堂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军官们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来找李克农，他们不仅要做朋友，还要加人中国共产党，有的则要求回东北军去做工作，让更多的弟兄都联合共产党抗日，打网老家去。

中，学习班的班长高福源要求最强烈。李克农清楚，这是个可以造就的人。他不但有民族骨气，而且是张学良的爱将，原任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几团团长。该团被张学良称誉为“尖子团’。。当张学良得知他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时，痛惜不已，一天一夜不食不眠。在学习班中，高福源觉醒也最快，他要求去面见少帅陈情，请他和红军共同抗日。

李克农决定采取郑重步骤，先让高福源去甘泉会见六十七军一。七师参谋长刘翰东，提出面见少帅的要求，然后再视情况制定下一步计划。这个设想得到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批准。

1936 年 1 月初，高福源同到东北军。见到刘翰东后，又通过他的同学、时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的佟铁肩，见到张学良十分信任的六十七军军长土以哲。东北汉子说话直，离福源一见到王以哲军长就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股脑儿报告了这些汉子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末了还补上一句："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王以哲开始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着。心里想，共产党真厉害，少帅的尖子团团长都成了他们的说客了。他急忙抓起电话请示张学良。过了一会，他回过头来，换上一副亲切的面孔，代少帅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同时表示同意高福源的看法，并要他尽快赶回瓦窑堡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前来会谈。

1 月 16 日，高福源守信而归。李克农高兴地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会见张学良和王以哲。临行时，毛泽东拍拍李克农的肩说："克农呀，这出戏得劳你老人家唱到底！"湘潭人称"老人家"并不一定表示对方有多老，而是尊敬的意思。

2 月 2 日，李克农带着一行人马从瓦窑堡向洛川进发。这支谈判队伍由十几个人组成。李克农是正式代表，又是总负责人。

2 月的陕北，正是寒冬时节。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路滑雪深，行走十分艰难。就这样顶风冒雪走了四天，才到达富县城外一个小村。高福源先进城联络，守城东北军的一个团长立即出来迎接李克农等人进城，由一位师长出面宴请午饭之后，护送的警卫人员和马夫就牵着马回瓦窑堡去了。李克农等换上东北军提供的清一色的纯白马，由东北军护送，2 月 25 日下午到了洛川。

李克农一到洛川就碰上了一个难题：张学良来电说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怎么办？有人说，是不是张学良临时变卦了？害怕了？还是耍滑头？李克农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具体情况不明时，不必焦躁，既来之，则安之。与其干等，不如先与张学良的外围接触，摸摸他们的底，也给张学良，一个心理适应过程，最好是边谈边等，扩大抗日影响，达成局部协议。打定了主意，从 26 日肝始，李克农便与王以哲、赵镇藩谈判关于六十七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经过两天的会谈，顺利地达成了五项口头协议，即，(1)红军和六十七军共同抗口，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红军同意恢复六十

七军的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3)六十七军所需粮草可向苏区群众购买；(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包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通商，红军可穿便衣到白区办货。

2月28口上午8时，李克农将协议内容电报党中央。当晚11时，中央回电同意会谈结果和协定。于是李克农进一步与王以哲商定，3月5日将协定下达部队，开始实行。

李克农根据协议第5条的内容，立即让东北军掩护随行的钱之光到西安采购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的报纸和河北、绥远、察哈尔等省的地图。这些东西别人看来已是废纸，不值一文，但李克农认为却是分析形势和作战不可缺少的宝贝。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飞回西安。4口，他自己驾飞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来到李克农等人的住地，见面就表示了歉意，看来很诚恳。李克农心情为之，一振。这位在国民党军中地位仅次于二蒋介石的副总‘闭令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戴着礼帽墨镜，手上还拿着根文明棍，一副富商模样。李克农按捺不住诙谐的天性，边握手边冒出一句：“张将军，解甲从商啦？”张学良听罢一阵大笑，回答道：“我确实足来做买卖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克农也一语双关地说：“是零售还是整销？”“我要搞就搞整销，不搞零售。’二人虽是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十分融洽。严峻的政治障碍在风趣盎然的交谈中融化。

正式谈判从3月4日下午到3月5日凌晨5时，夜以继日地进行。会谈达成三项协议，即中共派出毛泽东或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进行更高级的会谈；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的通道问题；中共派一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

3月7日，李克农一行人马离开洛川。27口，党中央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谈，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重要。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和李克农一起去延安城同张学良继续谈判。

4 月 7 日，李克农和周恩来带着电台和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了。9 日，张学良乘着晴空，驾机从洛川飞抵延安，然后派专人到川口接应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和李克农迅速换 L 便农，进城会谈。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防止万一，李克农临进城前特别交代警卫部队控制川口飞机场，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会谈的地点是在城内一座教堂里。我方的代表足周恩来和李克农，东北军的代表是张学良和王以哲 3 另外，洛川会谈后依据协议派到张学良处挂着参谋名义的共产党员刘鼎也在座。

最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口，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互相通商，红军可自己采办普通货物，子弹等军需品由东北军供给。共产党帮助东北军培训抗日于部等等。为了让张学良好向蒋介石交差，红军答应在 6 月份主动让出瓦窑堡。

对于周恩来和李克农精辟的论述、宽广的胸怀和政治家的风度，张学良和王以哲十分敬佩。张学良当即拿出 2 万银元，说：“这是我私人的钱，送给红军支持抗日吧。过两天，我再叫人送 20 万法币来。”李克农上前接过来，高兴地说：“让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信赶不走日本鬼子！”

这次会谈是从 9 日那天断黑歼始的，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一夜未合眼，双方代表均无倦意。待到雄鸡叫过三遍，东方泛白时，他们感到这个新的黎明将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握手告别，立即踏上归途。由于大雨阻隔，在川口住了两天。4 月 12 日，天一放晴，他们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延安会谈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及时将宣传方针由“反蒋抗日”调为“逼蒋抗日”。

万般无奈之下，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铤而走险，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到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牛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中共中央应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邀，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调停。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随同前往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克农和他领导的“外交部”，秘密安排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苏区，令国民党特务瞠目结舌。

1936 年 4 月，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延安会谈后，李克农与刘鼎密切配合，开辟了瓦窑堡一肤施（延安）一甘泉一洛川一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沿线设立了秘密交通站，选派交通员，为红军采购、运输物资、接送人员提供了方便，成为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秘密通道。

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李克农巧妙地把中共中央的“客人”迎进了苏区，详细报道了红军生活和战斗的情况，彻底冲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

这位“客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

邀请斯诺访问苏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再要举措。但是怎么让斯诺进入延安却是一个大问题。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重重封锁陕北苏区。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开辟一条地下交通线，将国外记者引到苏区来，通过外国记者的报道来解除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怎样让外界的新闻记者进入苏区呢？

李克农在寻找机会。

1936 年春天，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的陕北苏区的大门悄悄打开了。李克农巧做东北军工作。两次洛川会谈，尤其是延安会谈，做通了张学良的工作，初步确立了西北大联合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相持十年之久的边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松动。

从瓦窑堡到西安秘密交通线的开辟，为外国记者进入苏区开启了一条安全通道，邀请外国记者进入苏区访问的时机成熟了。

1936 年 5 月，斯诺开始准备踏上去陕北苏区之路。

不久，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委托一名干部用隐形墨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介绍信，由徐冰交给斯诺，并转达了中共欢迎他去陕北访问的邀请。

1936年6月的一天，斯诺踏上了他的历史性旅程。在郑州换车时，他认识了海德姆（即马海德医生），两人一见如故，顺利到达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中共秘密党员、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奉命与斯诺对上了暗号。刘鼎立即将斯诺已到西安的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

7月初，经过周密准备，刘鼎与斯诺、海德姆乘一辆东北军带篷卡车离开了西安，踏上了去苏区的旅途。第二天下午他们便到了延安，当晚住在东北军一个团部。

刘鼎立即电告李克农：“客人已到延安，明天送他们到苏区。”

第三天一早，刘鼎向地下交通站的两位交通员作了认真嘱咐，送斯诺出了延安城门，与他们握手告别，斯诺一行顺着延河向百家坪方向慢慢走去。刘鼎秘密骑马奔向安塞。

李克农派红一团干部沿着延河去迎接斯诺一行。

经过两天的奔波，7月8日一早，斯诺和海德姆终于到了安塞的百家坪。这里是红军东线指挥部所在地。他们刚进屋坐下，门外便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骑马而来的正是周恩来和李克农。

斯诺连忙向前与周恩来热烈握手：“我是美国新闻记者斯诺，”说着他又指着身边的海德姆，“他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

“欢迎你们平安到达，一路上辛苦了。”周恩来说着便把李克农也介绍给他们，“这位是红军政治保卫局长李克农同志，也兼我们的外交部长。”

李克农与斯诺亲切握手，说：“早已得知你们起程，一路辛苦了。”

宾主坐定，周恩来询问了他们一路旅行的情况后说：“你们的食宿及今后的接待事宜，由李克农同志负责，欢迎你们明天到我们住的地方去商量访问苏区的计划和只程。”然后，周恩来便匆匆告辞了。

李克农陪斯诺、海德姆一起吃晚饭。

“斯诺先生，你能告诉我你来苏区所要采访、了解的问题吗？这样便于我们为你安排旅行路线和日程。”饭后，李克农问道。实际上，刘鼎与斯诺讨论过此事，并已告知了李克农，但办事认真的李克农为使计划更严密，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

斯诺坦率地向李克农讲了他来苏区的主要目的以及迫切想知道的情况。

听着斯诺列出的一连串的问题，李克农不禁笑了起来。

通过短暂的接触，李克农感到，斯诺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正直记者。他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自己与斯诺交谈的情况，笑着说：“看来，这个斯诺不好对付啊！他不同于一般记者，很有自己的头脑，反应敏捷，汉语说得也很好，我看不为他找英文翻译也可以嘛！”

周恩来说：“刚才收到北方局来电，尼姆动员进步青年王汝梅来保安，准备作斯诺的英文翻译。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要求进步，是靠得住的。你起草电稿，告知北方局的少奇同志和西安的刘鼎，将他安全送到陕北来。”

李克农说：“斯诺迫切要了解苏区的情况，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反映了外界关心同情我们的人们的共同愿望。为他提供苏区资料和各种便利条件，这都没有问题。但他想详细了解包括毛主席和你在内的我党我军的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会不会暴露我们的一些机密？有些可是国民党特务侦探多年而又没有搞到的情报啊！”

周恩米也陷入思考之中。他佩服李克农的精细和长期做安全保卫工作养成的高度警惕性。他也感到事关重大，思考了一会，说道：“我们可以请示中央。我个人的意见是，让他自由地看，我们可以介绍一些不涉及最核心机密的情况。对于个人情况，原则上不突出个人，在公开发表时可以不署姓名。”

斯诺与海德姆在百家坪住了两大，第三天，李克农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交通队到保安，安排联络局的干部胡令魁具体负责照顾他们路上的食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